

玩侠浪小子

莫阳子 著

【上】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玩侠浪小子

莫阳子 著

【中】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玩俠浪小子

莫陽子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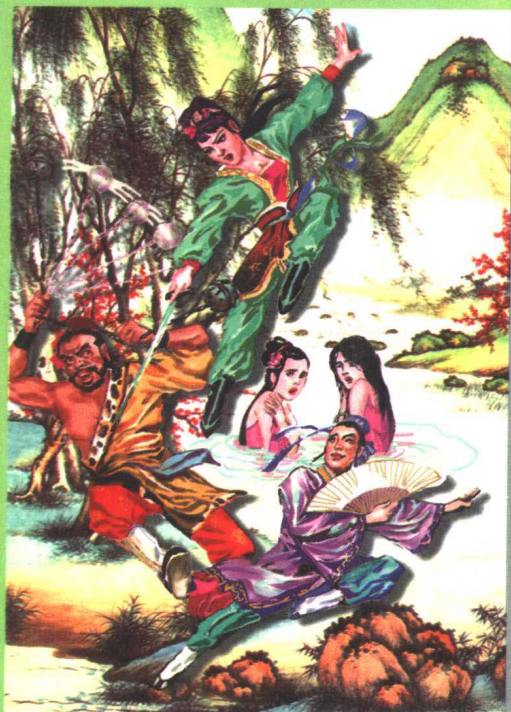
下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

玩侠浪小子



惩奸除恶

英雄少年行侠仗义

假凤虚凰

顽侠小子游戏江湖

ISBN 7-104-00803-9



9 787104 008033 >

ISBN 7-104-00803-9/I · 3

定价: 23.80 元(上、中、下册)





玩侠浪小子

莫阳子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玩侠浪小子/莫阳子著.-北京:

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6.10

I. 玩… II. 莫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
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7312 号

责任编辑:疏影 封面设计:龙影

玩侠浪小子

莫阳子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光华印刷厂 印刷

400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20.625 印张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2000 册

ISBN 7-104-00803-9/I·361

定价:23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江湖浪子李清白，师承“神偷”计百出，集多种技艺于一身，虽生性诙谐，放荡不羁，但聪颖过人，机智非凡，在江湖纷争中与师弟“猴精”、“傻蛋”配合默契，常于嘻笑玩闹中挫败敌手。

由于前辈们的情债恩怨，使三人陷入诡诈的江湖漩涡。

杏林山庄为报昔日旧怨，邪教奸侯为取九鼎之尊，迭使诡计，一时间阴云密布，杀机四伏。

浪小子临危受命，首创玩侠帮，施奇智，展奇谋，处变不惊，临危不乱，终得众女相助，涉险过关……。

全书人物性格鲜明，情爱描写细腻，言语滑稽逗趣，争斗场面激烈。使你读后轻松愉悦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游戏江湖 | (1) |
| 二 | 翠楼寻欢 | (31) |
| 三 | 行侠仗义 | (61) |
| 四 | 荒山试技 | (91) |
| 五 | 巧获佳人 | (121) |
| 六 | 京师盗宝 | (151) |
| 七 | 銮殿羞敌 | (181) |
| 八 | 书斋受困 | (207) |
| 九 | 救师入彀 | (234) |
| 十 | 寻宝上山 | (263) |
| 十一 | 意外之喜 | (291) |
| 十二 | 幽谷历险 | (320) |
| 十三 | 鏖战退敌 | (348) |

十四	步步追杀	(376)
十五	残庙苦斗	(406)
十六	李代桃僵	(437)
十七	沉冤昭雪	(464)
十八	以毒攻毒	(492)
十九	假凤虚凰	(521)
二十	巧计诱敌	(551)
二十一	杏林山庄	(579)
二十二	除奸惩恶	(609)

一 游戏江湖

春光明媚，天朗气清。

已经是阳春季节，风儿吹在脸上，再也没有一丝寒意。

树叶再度换上了嫩绿的外衣，柳条儿暴绽着星星点点的绿芽，在春风中悠闲地轻舞着步。

那黄黄的山峰，渐渐地穿上了绿装。

路边的花草，纷纷托着花骨朵，欣喜地享受着春日的爱抚，更有那心急的花仙子，已耐不住寂寞，跳起了轻快的舞步，让霓裳尽情地飘洒开来。

好一派醉人的美景！

云长居——不要误会是汉寿亭侯的居室，这只是一处酒店。

此店位于洛阳西南门外十四、五里处，这里北临洛水，南望伊阙，太极殿高耸于东北方，店后百丈处，有一参天翠柏掩映的大土堆，相传是关云长的埋头之处，这才是吸引人的地方。

这里不但是通衢大道，且风景秀丽，故南来北往的客商、仰慕关云长的绿林豪侠、附属风雅的公子哥儿，都要到这云长居坐上一坐，喝上几杯这店特酿的桃园窖酒，因而此店生意向来很是兴隆。

云长居坐落于十字路口，两面当道，周遭花繁草茂，曲径雕栏；檐前高高地立着望杆，上面挂着一个很大的酒幌子，写着“河洛春月”四个金黄大字，在两里外也看得清清楚楚；门前插着两把金色大旗，各有五个字，上面分别写着：“古有桃园义”、“今崇云长情”。

走进店里，二十张漆光鲜亮的饭桌赫然入目，仿佛新打制的一般，墙上挂满了关云长的故事画，什么“桃园三结义”、“千里走单骑”、“过五关斩六将”……应有尽有。

靠门有个半人高的柜台，柜台里面坐着一个面如桃花，媚眼含情的少妇，她年约二十，浓妆艳抹，身穿碧绿衣裙，使她桃腮更为醒目，她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店堂。

此时天色还早，店里只有四个混混在瞎扯，少妇的眼波就落在他们身上。四个混混一边喝酒，一边把眼偷瞧少妇，然后低语数句，随即传来阵阵浪笑。

少妇知是在议论自己，也不着恼，轻笑着吩咐酒保：“狗娃，替客人斟酒！”

“哎呀，我的桃花姐。”正在抹桌椅的酒保立起身，将眼一瞅少妇，慢吞吞地走到柜台边讪笑着低声道：“小人看你是耐不住寂寞了吧。”说罢赶紧闪开，笑嘻嘻地去给客人斟酒。

“死狗娃，你是在讨打呀！”少妇听得酒保的话，立起身来，扬手作势要打酒保，但哪里还有他的影子。

酒保替混混们斟满酒，故作神秘地道：“各位公子，看你们也不是本地人，你们到小店喝酒，倒也眼光不弱。”

“哈，到你店喝酒就是眼光不弱？你可真会抬举人。”一个混混咬着一块鸡腿，讥笑着道。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你们可知道，咱店可是老字号。”酒保边

说边凑下头去，“想当年关云长爷爷也曾到小店喝过酒呢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混混们的酒菜喷了一桌。

酒保一番忙碌，重新换过酒菜，一只脚踏在板凳上，惊诧地道：“怎么，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么？”

“哼！”一个胖头大身的混混闻言，对酒保的话嗤之以鼻。

酒保一看他们不信，认真地道：“我没骗你们！”说着将手一指门外的拴马桩，接道：“当年关爷的赤兔马就拴在第三根马柱上哩。”

一个尖嘴猴腮的混混浅啜了口酒，偏头看着酒保，捉狎道：“狗娃，你别大姑娘不要婆家，尽说假话了。”

酒保煞有介事地指着桌子角，继续道：“那，这桌子就是关爷的青龙偃月刀砍的呢。”

混混们不由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，果见桌子角齐刷刷地掉了一个，另换了新的。那肥头大耳的混混道：“可没听说过关云长砍过桌子啊。”

“这可是本店的秘密，世间任何人也不知道。”酒保眉飞色舞，“小人看各位见识不凡，故尔说给各位公子，以助酒兴。”

尖嘴猴腮的混混道：“你倒说说，闲着也是无事。”

“话说关云长离了曹营，护送两位嫂嫂去寻刘皇叔。临走之时，曹操那厮不但送了关云长许多礼物，还送了四个如花似玉的娘们给他。”

混混们见说到女子，一下来劲了，尖嘴猴腮的问道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酒保笑道：“关云长当晚就住在小店，店主见来了一位美髯公，忙不迭地殷勤招待，无奈当时的店主本小利微，把客房全部让出，也还没住完。关云长无奈，只好就在店堂里打地铺

了。”

“哈哈！”混混们一阵大笑，一个颇白净的混混道：“他为啥不去与四个娘们挤作一块。”

酒保正色道：“你将关爷看成什么样人了？”接着道，“当时天寒地冻，关爷怎么也睡不着，他索性披衣而起，燃烛看书。”

“不止关爷睡不着，还有人睡不着呢。”

“谁？”肥头大耳的混混问。

酒保看看柜台，见桃花亦在竖耳细听，他暗暗笑了一下，故意低声，但声音却反而比先时更高：“那四个女子中最色的一个，深夜熬不过寂寞，径直走下楼来，那女子走到关爷身边，拉着他的手臂，嗲声道：“爷，怎么一个人在此看书？让奴家陪陪你。”边说就边紧靠着关爷坐下了。关爷一看不是要的，虎地一下立起身来，蚕眉陡竖，宝刀一抡，喝道：“贱婢，让你看看宝刀的厉害！”只听嗖的一声，随即传来一声惊叫。”狗娃说到此处，卖关子地停住了，把眼直看向那愣在柜台里的少妇。

少妇轻“啊”一声，问道：“真的杀了吗？那死关爷，也太不解风情了。”

众混混咽咽口水，不知谁咕哝一句：“真可惜，一下子就香消玉殒了。”

酒保眨眨眼睛，稍稍正身子，笑着道：“那女子倒没被杀掉，却着实吃了一惊，关爷猛地起身，女子一下就翻倒在地上，青龙偃月刀正好从她头皮擦过，悄没声息地削掉一个桌角。那女子顿时就花容失色，虚掩着的衣衫也垮在了胸部，露出了人见人爱的削肩，那肌肤可没得说的，细皮嫩肉，吹弹可破。”他俯下身，低声道：“就和我们柜台里那位，没什么两样……”

突然一把小扫帚飞来。

狗娃早已留神，头一偏闪过去，嘴里却叫道：“哎哟，抛绣球也应找个象样的东西嘛。我说桃花姐，再急也不……哎哟——”

又是一把小扫帚掷来，这次狗娃没有躲开，被少妇打个正着，她圆睁杏眼，骂道：“死狗娃，我就知道你拐着弯寻姑奶奶的开心。”

四个混混一齐大笑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少妇，果见她的肌肤欺霜压雪。

少妇见了那八道解衣宽带的目光，连忙笑着道：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各位别听他瞎扯。”

狗娃一下跳到柜台边，将抹桌布往肩上一搭，双手撑着柜台边，道：“我说桃花姐，你今天就不用站柜台了，到屋里好好织个绣球，到时不论你如何抛打，我狗娃都视死如归地承受，决不临阵脱逃！”说着将胸膛挺起，手掌在上面拍得山响。

“织你个娘啊！你这臭狗娃。”

“怎么，难道你真的来闻过我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少妇随手抓起两个盘子，就向正往门外逃去的狗娃扔去。

狗娃回头看着飞来的盘子，叫一声：“我的妈啊！”脚下跑得更快了。

“蓬”的一声，狗娃一下从门外弹进了屋里，跌翻在地。他张口就骂：“你奶……”但抬头一看，忙硬生生地将后面的话咽回肚子，心里暗叫一声：“我的妈啊，不知从何处钻出一个莽汉！”

桃花亦吃惊不小，只见扔出的盘子正往一莽汉当胸飞去，她轻掩樱桃小口，暗道：“这下糟了！”

大汉早已看见盘子，见业已飞到胸前，壮臂一抄，盘子就乖乖地落入他蒲扇般的掌中，他如雷地一吼：“这就是你们待客的礼数吗？”也不待旁人答应，径直走到一张桌子旁，将一个包袱往桌上一放。

“砰”的一声。

这响声着实让店里的人吓了一跳，全都怔怔地看着莽汉，不知是被这响声怔住了还是被他的相貌惊呆了。

来人身高八尺，豹头环眼，虎须赭张，身穿黑色短袄，使他本来就黑的脸膛更加黑得可爱，活脱脱一个猛张飞再世，只是他手中少了一杆丈八蛇矛长枪！

大汉大剌剌地坐在凳子上，将眼一扫店堂，众人不禁一窒，他大吼道：“酒保，大碗的酒，大盘的牛肉给咱家端上来！”随即又盯了少妇一眼，将手中盘子掷向柜台，道：“也没见过如此待客的。”

“哗啦！”一声，随即一声惊叫。

众人吃惊，以为盘子将少妇砸着了，循声看去，见盘子好端端地落在柜台上，却不见了少妇的影子。

原来少妇见盘子飞向自己，可是吃惊不小，往后坐去，哪知只坐在了凳子的一头，一下跌翻在柜台之下。

酒保端上酒肉，走过柜台边，将眼朝少妇一挤，轻声道：“话说关云长，却来了个猛张飞。桃花姐，你可要小心哩。”

少妇粉拳一扬，心里骂道：“死东西，看我如何整治你！”

酒保嘻嘻一笑，正待再调侃一句，忽听一声炸雷：“呸！臭小子，还不快些！”

酒保一吓，颤声道：“是，是，小……小的这就来。”他再也不敢耽搁，来回取酒肉，跑得脚板朝了天。

虽然，云长居是武林人物常常落脚之处，可还真没见过如此豪客。瞧：他酒碗一翻，咕噜噜，一碗酒就灌进喉咙里；伸筷一夹，冒尖尖的一盘牛肉就去掉大半！看得众人直伸舌头。

柜台里的少妇，可连看也不敢多看一眼，她低头写帐，要多规矩就有多规矩，真像一个守妇道的良家女子。

酒保瞅了一眼少妇，肚里骂道：“小娼妇，装什么穷样！”

原来，这少妇是从窑子里买回来的，东家只宠了个把月，就打发她到这云长居当垆卖酒。

那大汉吃得啧啧有声，也不理会别人。

忽然，桃花水汪汪的媚眼一亮，定住了！不自觉地伸出嫩手，理理油光水亮的秀发。

众人的眼睛，也突然离开了大汉，齐刷刷地往外看去。

酒保是不时在偷瞧少妇，见她那不自然的樣子，酸溜溜地暗骂：“贱人！骚劲又上来了。”他只当少妇要勾引大汉。

门外进来一个少年。

可不是一般的少年，而是一个美少年。

他约十五六岁，发梳单髻，身穿锦缎儒袍。手拿一把檀木折扇，皮肤白皙，米唇玉面，目若朗星，拿腔捏式地踱进酒店。

“老天，这么英俊！”狗娃暗赞，心里随之又有一些妒意。

少年星眸轻轻一扫少妇，那少妇的灵魂就险些飞出窍去了。

她以前也欢会过无数俊俏男儿，可从来未曾有谁如此俊美，难怪她要春心勃动了。

狗娃立即迎上前，笑道：“公子，请坐！”忙将少年面前那不知擦过几遍的桌子又抹了几下。

偏偏少年不加理会，径直坐到大汉邻桌，或许这里离柜台